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五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下　　宋　袁樞　撰

鮮卑寇邉

漢桓帝永夀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畧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髙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縁邉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六月鮮卑寇遼東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十二月詔徵皇甫

規為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

九年春三月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為度遼將軍　五月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　冬十二月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追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

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冬十一月鮮卑寇并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并州

二年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四年五月鮮卑寇幽州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鮮卑寇三邊　秋七月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

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

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虚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

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

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十二月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禄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謂曰威豪人各

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帝遣使弔慰封鄃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十一月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二年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射殺之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

嬖倖廢立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群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

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殤帝延平元年三月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

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子祜年十

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

邸耿姬況之曾孫也祜母犍為左姬也　八月辛卯

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隲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

中其夜使隲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祜齋于殿

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祜爲長安
侯乃下詔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
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十二月甲
子清河王慶薨
安帝永初元年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
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　夏四月封太傅
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
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閶皆爲列侯食邑各萬

戶隲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隲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已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隲兄弟及鄭衆蔡倫刼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 赦天下

元初二年十二月鄧弘卒封西平侯詔封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

五年太后弟悝閶皆卒封悝子廣宗為葉侯閶子忠為西華侯

建光元年春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 四月尊帝嫡毋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

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諳京師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黄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鄧廣以不

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為羅侯　五月庚辰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復以耿夔為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為太僕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絶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大司農京兆宋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

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横為宫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鞫訊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寃䰟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衆庶多為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隲等於北芒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帝以耿

貴人兄年平侯竇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爲列侯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内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爲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爲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黄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内外競爲侈虐伯榮出入宫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

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熈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
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
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
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黙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
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
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
内倖皆懐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
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

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
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它功
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
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
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
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
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

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

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

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偫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

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扵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二年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冬十月

甲戌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禄勲東萊劉熹為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擅動輕摇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虚三邊震擾帑藏匱乏

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技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十二月戊

辰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三年　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樓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濫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

弄威福道路讙譁地動之變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閒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瀆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蒭蕘輿人之

言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廵樊豐等因乗輿在外競脩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詣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絶賔客豐等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懐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

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太僕征羌侯來歷曰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歙之曾孫也　秋八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　王聖

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殺之家属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閻后妄造虚無構讒太子及東宫官屬帝怒名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歴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經説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焉郁之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

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　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禄勲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內

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
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
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
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
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
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
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是歲京師及諸郡
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四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爲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宫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

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宫悲號不食内外羣僚莫不哀之　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閻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閻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

爲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冬十月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黄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及長樂大官丞京兆王國等並附同於程江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爲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宫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黄門黄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為省内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刀脅閏曰今當立濟隂王無得揺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隂王即皇帝位時年十

二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顯使與登迎吏士于

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

離宫已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隷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寛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戸王康王國食九千戸黄龍食五千戸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戸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戸魏猛食二千戸苗光食千戸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録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

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黄門令自告有司奏康
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祋諷
劉瑋閻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施延陳光趙
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
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黄門籍建傅高梵長秋
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即位並擢為
中常侍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瑗以北鄉侯立不
以正知顯將敗欲説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

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求見説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隷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為

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十二月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别館絶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黄泉秦始皇

怨毋失行久而隔絶後感頳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

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宫若悲愁生疾一

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

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

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宫辛未皇太后

閻氏崩　八月浮陽侯孫程等懐表上殿爭功帝怒

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

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洛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

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三年冬十二月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梁氏之變

漢章帝建初七年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

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内使御者偵伺得失宋貴人病思生兎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禄觀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妊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

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八年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漸致疎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和帝永元九年閏八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

扈遣從兄禮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動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人枉殁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

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濤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后　九月甲子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謚曰恭懐追服喪制　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懐皇后陵傍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為乘氏侯雍弟翟為單父

侯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

順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䟽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

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

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

夏六月丁丑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

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孟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四年夏四月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商稱疾不

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

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四年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鄁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禄於聖世上乃以不疑

為侍中奉車都尉
六年春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賔客讌于雒水酒闌
繼以韰露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
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
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
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
道路秖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
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及葬

賜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秉氏侯梁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十一月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

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澤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内清平奏南陽太守髙賜等贓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侍中河内杜喬周舉守光禄

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

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兖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
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
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
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
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
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
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

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懐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横分血嗣俱絶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

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歳卒

建康元年秋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歳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九月丙午京

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

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國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冲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纉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

卿皆歸心為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黄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

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由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冬十一月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黄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

上言冀由是恨暠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瀀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絶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

銜之

質帝本初元年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

祚三絶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甞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

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　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兾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説兾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

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説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録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

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禄勲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内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户封冀弟不疑為頴陽侯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趙戒為厨亭侯袁湯為安國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王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

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氾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臧罪不用由是日忤

於冀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刼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為天子以暠為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

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鐵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

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

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

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吴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暠為從事中郎薦欒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户并前合三萬户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蕉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為
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
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
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
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絶澗有若自然
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内多從倡
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娱恣客到門不得通皆
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兎苑

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兎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兎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别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

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冀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横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

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剥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絶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户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陽之間幾成大患幸頼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内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内非仁愛之心

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横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容以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移又奏

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幷貨牛黄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

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嵗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甞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禄勲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

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汚及以它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昬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况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

衛守空官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
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十一月辛巳
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
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
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
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禄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

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

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寛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灋破姦宄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

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襃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瀆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

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戹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冩一通置之坐側臣光曰漢家之瀍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寛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

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帝欲寢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黄瓊獨曰

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户又其子脩亦加封賞令諸侯以户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讃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户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悦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封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梁脩子

桃為城父侯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桃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暠為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

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廕勢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寖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

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荆州刺史辭冀冀鴆

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
胥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
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
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
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
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
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
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内高士而不詣冀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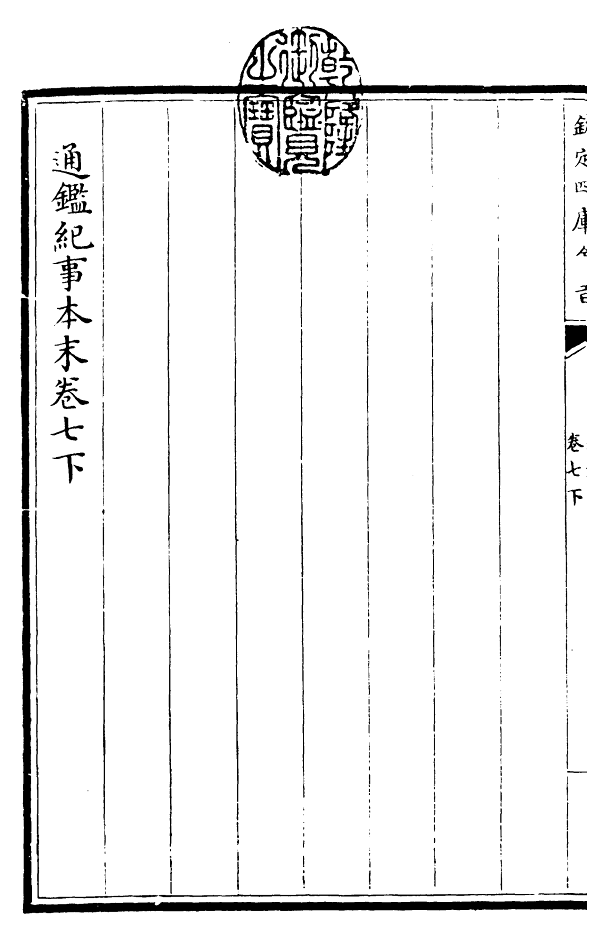
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
㮰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
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
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
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
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
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
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

使玄黄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

白帝帝大怒因如厠獨呼小黄門吏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内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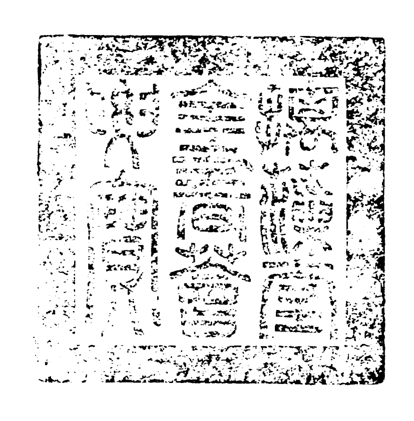
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　八月丁丑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勑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歛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隷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禄勲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

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㒺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下

卷七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